

■聚焦 阿慧《大地的云朵——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异乡劳动者的声音

□刘大先

对于幸福生活不懈追求的信念，无疑是人性中最为令人动容的部分。怀抱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于自我价值的实现，或者仅仅就是改善现状的冲动，驱使人们远离故土，行走在大地之上，寻找适合的机会，无论何种艰辛与苦难都无法磨灭与阻挡他们前行的步伐与行动的热情，从而显现出令人尊敬的崇高品质。这是一种生命意志的体现，不惟精英阶层所拥有，而是体现在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上。

只是很多时候，那些身处生活底层的民众并没有机会在文字中呈现他们不屈不挠、顽强忍忍的品质，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在泥土飞溅的大地上劳作，奉献出精力与收获，却面目模糊，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阿慧《大地的云朵——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就凸显出其难能可贵的价值。这个来自河南周口的作家，在2014年10月孤身前往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北疆棉区，从农六师南湖农场的四场八连，辗转到了六场二十八连，又雪夜奔赴玛纳斯六户地，深入到棉地之中，走访来此务工拾棉的乡亲，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而让那个默默无闻的群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些异乡劳动者的声音不仅仅是河南的一个鲜活个体的生命记忆，同时也象征着转型时代里的人们带有普遍性的生活旅程。

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阿慧采取了沉浸式的方式，将自己置入到拾棉民工的生活之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作，在参与式的观察与倾听中，记录下自己与书写对象的亲历亲闻与所感所感。这个过程中，她经历了从矫情和外来者的眼

光向同情共感的局内人视野的转变，而没有变化的则是那敏感而开放的胸怀。我们经常说作家要深入生活，不仅要身入，还要心入、情入，这个作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作者并没有讳避与不同人物结识与交流的过程，也是作者本人认识与体悟逐渐深化的过程。阿慧实地采访了56个人，写到书中则有30多人，无论性别，她都用一朵朵花对他们进行命名。他们有“微弱而不卑微，惜财而不拜金”、一心想抓钱钱的母亲，有屡屡情感挫折但心中仍未放弃的光棍男人，有一起出门打拼的新婚小夫妻，有相濡以沫打散工的患难夫妻，也有为逃避家暴而背井离家的家庭妇女……这些普通人的生命史遍布着曲折离奇的经历、低回婉转的情愫，也不乏惊心动魄的情节，让人感同身受，意识到每一张普通的面孔背后都有难以一言以蔽之的身世出处与恩怨情仇，每一个平凡的人物身后都负载着错综复杂的生活网络。读者无法对他们轻易地进行道德判断，他们也很难不让人产生情感上的触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拾棉工以女性为主，阿慧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能够更为贴心地感受到女性更为艰难的处境，从而使得她们的人生故事有着社会问题的呈现。诸如留守儿童、拐卖妇女、“互助”男女、家庭危机……这些因为季节性劳动而漂泊异乡的女性各自携带着自身的遭遇，同时

也是转型时代性别歧视、情感结构和伦理关系逐渐发生微妙变化的表征，尤其引出对于更广泛层面社会问题的思考。这部作品更着眼于劳动者的尊严与乐观积极的精神风貌的表现，本书取名为“大地的云朵”实在是最恰切不过，他们如同云朵般随着生活的狂风飘移，但始终没有脱离对于大地的深情，对于劳动改变命运的信仰与执著，正是这种心怀梦想而又脚踏实地，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生活的奋斗，才构成了中国大地稳健的基质。作者是在2015年到2018年又陆续回访了其中的一些采访对象，他们的生活大部分都发生了变化，从中原远赴边疆拾棉的日子即将一去不返，因为大部分地区都在逐渐实现机械化作业。作为一种异乡零工形态，人工拾棉不久就将完全不复存在，《大地的云朵》因此就带有了见证意味和时代文献的色彩，从社会学角度而言也有其价值。

但是，《大地的云朵》不仅局限于一部纪实文学或考证实录，它的文学性体现于将河南民工的故事升华为一种生命形态，一种不断流动的形态。书中写到一位“追梦女”，当北疆的棉田不再需要民工的时候，她秋季去南疆喀什拾棉花，春天去浙江安吉采茶叶，夏天到大连穿牙签海带卷，冬天再回吉到故乡。这几乎构成了一个当代社会的隐喻：当代社会是不断流动变易的，人们从原先的共同体中脱嵌出来，加入到迁徙的行列之中，四季流转于大地的不同角落，只为铸造自己安顿身心的家园。阿慧用自己的笔墨让这些异乡劳动者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让自我与他人的声音合奏为一曲当代底层民众的颂歌与咏叹。

■短评

郁治治是辽宁籍作家，出生在铁岭，但他的“商战三部曲”却是在南方写作和出版的，这本身就是颇有意味的文学话题。从《翻盘》《欲望迷城》到《解套》，三部长篇，见证了他不同寻常的人生阅历，也奠定了他在商战文学领域的特殊位置。《解套》是最近推出的新作，不仅艺术上具有整合性，也显示了地域文化与题材、人物、结构之间内在的叙事关联，堪称“商战小说”表现普通人生存状态的一个范例。

普通人是《解套》不可忽略的视角。小说一开始就高潮陡现，写人生地震、中年危机。主人公苏宏伟面临下岗失业，离开了自己供职多年的公司，漫无目标地走在街上，他觉得自己像是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中的那匹老马，被主人无情地卖掉，前面有苦难等着他。作为一种隐喻，这样写是恰如其分的。《三套车》不仅提示了身世和文化背景，也提示着苍茫而艰难的生存背景。于是，在百无聊赖的困境中开始炒房，就成了偶然中的必然选择。

《解套》首先是一部商战小说，它表现的是房地产业的风云跌宕，以及一群可以被称为炒房客、炒房族的男女人物的生存本相、命运起落和走向成熟的精神之旅。这样的小说，可以说既有类型性，也有特殊性。其特殊性在我看来主要就是接地气，有人生底部和深处的东西，这些炒房客基本都是那个南方都市的外来者，东北的或西北的，湖南的或贵州的，而且大都经历了下岗离异、困顿无奈、重新择业的历程。因此我们看到，小说写房市起落、市场博弈、经营策略、尔虞我诈之类的情节有，但并不太多，整个故事吸引读者的除了创业奋斗、东山再起的戏剧性、房市本身的信息性，同时还有人物的身世感、命运感、男女私情，以及每个人物特殊的人生道路和人生况味。

房地产市场催生了炒房客和炒房族，成为世纪之交中国都市的一个特殊群体。随着国家宏观调控的有力干预，炒房神话已逐渐成为历史。所以书中写到的男女人物，就像小说原来的书名所揭示的，都是“最后的炒房客”，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幻象与集体欲望的符号化痕迹，不过在《解套》中，人物刻画显示了应有的人生原色和质感，尤其是苏宏伟的形象，集中了很多正能量，如合作气度、诚信精神、前瞻目光，这些符合现代开放精神的优秀品质，再加上能关注国家社会发展大局的情怀和中国智慧，可能表现了作者的某种人格理想，但这种理想人格并不是空泛的，而是有人生依据的，苏宏伟走过了曲折的人生之路，他没有背景，也没有资源，只靠自己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的艰辛与无奈，所以他能再次创业成为佼佼者，从简单、轻信、犹豫走向大气、坚定和成熟，是有其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因而也是真实可信、丰满可信的。

与人物塑造相关，都市情感故事也是重要的看点。这种“英雄儿女各千秋”的写法，可能是这类小说的基本模式，但在《解套》的处理似乎更现实，少了一些小资情趣，多了一些生存本色，少了一些花天酒地的铺张和欲望，多了一些普通人相濡以沫的互助、自尊和分寸感。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这些经历过下岗失业、离乡背井的外来者，他们的情感故事是有人生底色的，这与那种动辄是豪门恩怨、黑白两道、海外背景、官场资源的类型化写作明显不同，因为写的是普通人的生存故事和情感经历，就给整个作品带来了一种张力，这种特殊的商战小说，我们可以说它具有有一种写实的品格，甚至是现实主义品格。

作者是东北人，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东北人，是否可以，说，这本小说的写实品格与东北文学的传统有关呢？我觉得这种联想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从上世纪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开始，东北文学的传统精神就是生存抗争，而这也正是《解套》的基本精神，男女主人公都是为了生存而走上了炒房之路、创业之路的。在具体写法上，东北文学往更多场面化叙述和人物性格的互衬呈现，我觉得在小说中也有所承接。比如苏宏伟与肖元凯，他们本来是大学同学，但前者正直、豁达、讲诚信、有责任感，后者则比较狭隘自私，投机取巧，关键时出卖朋友、背叛爱情。这种互衬性也体现在女性人物身上，如吴晴岚与周晓丹，性格上的一对也让人印象深刻。周晓丹形象是尤其值得一提的，她虽然不是东北人，但其遭遇却有着东北文学常见的流浪感与风尘感。她爱得很现代、很勇敢，可是在故乡亲情面前又仿佛不堪一击，在如此开放、自由、便利的年代，已经在都市见过很多世面的她竟然还能被成功逼婚，而逃出之后又流落异乡。这样的人生线路不仅是独特的，也是传奇的。或许对炒房客来说，周晓丹的故事更像一个寓言，标志着生活中太多的偶然性、被动性和不确定性。

我们的生存意识是由无数微小事件造成的，像雨滴一样冲刷着我们的思维方式，然后这些微小事件中的一件留下痕迹，变成人生的命运和故事。当然，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质是多层面的，不仅有东北文学的某种品格，我觉得还有南方小说的叙事格调，特别是涉及人物对话和场面描写，那种南方的语感和语风也很明显。此外还有古典小说的精神，在这本小说中也是可圈可点的，包括对古典诗词警句以及网络民谣段子的恰当引用，也包括书中人物对市场人生的通达感悟，就像偶尔出现在小说场景中的明清家具，都显得简约而不乏韵致。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部比较特殊的商战小说，它既有类型小说所有的要素，也有普通人的视角、比较自然的叙事结构，比较丰厚的思想蕴含，而东北文学的品格和底色、南方小说的格调与语感、古典小说的精神和韵致，则构成了这本小说独特的叙事风貌。

海德格尔认为，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建构起自己的精神家园，因为“人的存在从根基上就是诗意的”，《解套》至少在象征的意义上表现了某种精神家园之思。炒房客是小说人物的主体身份，他们当然不缺房子，甚至拥有很多房子，但他们各自的家却似乎都不是完整的，有的离异、有的破裂、有的颠沛、有的空置。有很多房产的人或以房产为生的人，却找不到可以安顿自己精神的家园或者有人在渴望寻找这样的家园，这也许是小说的另一层题旨和意蕴了。所谓“解套”，不仅是要摆脱个体的生存困境，同时也是一种警示，在新的形势下，全民炒房的热潮大势已去，只有审时度势才能创新思维，实现人与社会更健康更和谐的发展。房地产业的本质是建设和提供家园，实现人的精神安顿，在这一层面，作者的艺术处理还不够充分自觉。如何让商战小说既接地气又有远见，发掘创作与表达中所包含的可能性因素，在复杂的碎片中建构起独具魅力的叙事空间，这需要作者在下一步创作中开拓和证明。

■第一感受

时间是最好的修辞——读杨锋长诗《时间修辞》 □赵伟

我没有想到一首诗能写19年。但杨锋就能。他的长诗《时间修辞》330行，足可以看出他对诗歌那份执著得近乎疯狂的爱。杨锋把诗与时间构成他人生的同一个空间，并线而行，诗与时间相互映照相互修辞。从这个维度来看，杨锋的时间就是诗，他的诗也就是时间，这是一个诗人至臻至美的境界。

杨锋拥有了名副其实的诗意人生。这份痴爱不仅限于文本本身，它已经外溢到诗人对不断变化的时光、生命、人性的留恋与追问。在今天，杨锋及其诗歌组成了独特的诗性人生，这种诗性人生给人提供了对生活、对时间、对人性的参照与借鉴。

1994年9月一个深夜，杨锋在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宿舍创作了一首长诗，当时题目是《鸟群》，后来更名为《飞翔》，并非现在的《时间修辞》。青葱岁月里深爱一个女子，就想着用诗歌表白，杨锋说：“那种原始的激情与冲动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新鲜如初。”尽管当时不知爱情为何物，就感觉两个人像鸟儿一样在偌大的北京城不停地飞翔，但自始至终也没有让失之交臂的钟爱女子读到这首长诗。时间过去，这种无法弥补的遗憾已经转化，从个体的Z.D铺展开来，延伸到内心长河一种叫做刻骨铭心的东西，那就是，关于生命的诗歌。

不能不说，诗人在爱情时间沉淀中，不断在寻找着诗的感觉，他在用《时间修辞》放浪生命，感悟人生。

20年前的杨锋，没有人告诉他到达天堂的路还有多远，也没有人告诉他触摸太阳有多危

险。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毫无察觉地背上了那个沉重的包袱：“我只记住你的名字和呼吸，便能够顽强地站立。”那个叫作“Z.D”的字母符号，是从他内心放射出来的一丝男人的柔情。其实，在迷人的爱情面前，有时装傻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诗人给他的爱人讲述故事。虽然，那不是爱情，但他会告诉姑娘“最富有的一切，有最厚实的浮云和灰尘，阳光透过这些直射下来”。18岁的美丽误会，是经历、是时间，他坚信他会等到“另一个春天的来临”。

许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只用一种信仰看云，在凝重的纸页上，涂抹别人无法破译的意境。杨锋无奈地把他所理解的爱情与残酷的现实对接：“我们相拥着享受大自然的明媚，却无法预知脚下的石板路上发出的尖叫”。多好的春天，多清纯的梦想，在那一瞬间，全部破碎。“五月的鲜花和蔚蓝”在哪里呢？诗人依旧用稚气的微笑，来拷问苍天。“生命中无法面对的真实与纯粹”，让这个正在成长的诗人全部赶上了。

时间让杨锋习惯了忍受，也读懂了苦难，心中便多了许多新盼。在最可恶的追击中，品味绝望中的诞生。也许这正是诗人“修辞时间”的最根本的原因和动力。

毫无疑问，诗人会去参悟历史对人性的营养，他以伤心的笔调回味着人类。无论是动物、植物，所有的生命在历史进程中，都会形成一种信仰和精神。但是，他不知道“一个种族的纯粹清洁了多少灵魂”。杨锋为他的“Z.D”描绘着一番美好：“我想一个人的灵魂栖息的地方/应该没有战乱或者其他什么/墓地像一把伞守护着

宁静/如果死去的灵魂得不到保佑/活着的时候我们还参阅什么”。那个可能已经成为他美丽新娘的姑娘“扬起厚厚的烟云/面对远去的身影/我们双膝下跪/献上食物和美酒等祭品/献上虔诚与新福”。

但是，当我们真的把思想、激情和想象，注入到现实生活中时，会感到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一种精神，有些时候忘掉一些东西真的很难。作为母体a的女人，在人生的一生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会让我们有一次次的美丽遭遇，而结局却是一次的擦肩而过。正是这个“Z.D”，让杨锋感悟到“许多母亲肉体中潜伏着根根骨头/骨头成为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让他“相信黑暗本身和/黑暗中熊熊燃烧的火焰”。

所以，已经学会了在沉默中思考的诗人，不可能永远“客死在一片沙漠里”。在诗人情感世界最为脆弱的时候，爱情如期而至。两颗年轻跳动的心，在寻找医治心灵创伤与隐痛的良方。“在洁白的墙壁上，涂写故乡的名字。而故乡正下着雪。下雪的故乡很凄美很遥远”。诗人的笔调很淡，仿佛漫不经心，却让人心碎。此时，爱情已经不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了。

杨锋一直在诗歌中寻找自己的“爱情”和“故乡”。当他阔别山东老家20多年后，才发现他的“故乡”已成“他乡”，这种身份的异陌，不仅来自故乡的现实与记忆脱轨，还有故乡与家园的精神断裂。这种长久的疼痛与亲情的纠缠让他内心产生强烈的撕裂，加剧了他对“时间”的解读。诗歌是安抚寂寞灵魂的钟声，在精神世界中，诗歌让人纯粹，更接近生命的美好。

本期 11月27日，《湖州晚报·散文诗月刊》“百期纪念特刊”出版。该刊以4个版面集中刊发了谢冕、耿林莽、王福明、王志清、周庆荣等诗人、评论家专门撰写的纪念文章，以及孙绍振、吴思敬、叶延滨、黄亚洲、梁平、李少君等30多位诗坛名家的贺词、贺信。“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微刊同步转载了《散文诗月刊》“百期纪念特刊”电子版，引起广泛关注。

据悉，《散文诗月刊》（前身为《南太湖诗刊》），创刊于2012年端午节，由箫风策划并主编，截至2020年9月已连续出版100期。创刊以来，刊发了大量优秀散文诗作品，许多作品被选入散文诗年度选本或选集。箫风表示，湖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诗城。《散文诗月刊》的创办，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传承湖州历史文脉、弘扬湖州诗歌传统，促进散文诗的繁荣发展。今后将继续坚持名家与新人并重、作品与理论兼容，在多出精品、多推新人上下功夫，推出更多精品力作。（草乙）

专家研讨长篇小说《心劫》

本报讯 近日，由江苏省作协小说工作委员会和南京市作协主办的姜珣敏长篇小说《心劫》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江苏作协副主席汪政等近20位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

长篇小说《心劫》是姜珣敏最新作品，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与会者认为，姜珣敏是一个默默耕耘的写作者。他的文学是为人生的，与社会和现实相呼应。《心劫》讲述了复杂的人生纠葛，蕴含着难以言说的人性和情感纠葛，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人物的情非得已、自我反省，直至豁然开朗的心路历程。作家擅长通过生动的生活细节来展现心理，读者会不知不觉间被带入角色，和作品中的人物一样体验到种种心理的变化。《心劫》是一部在题材和艺术上都有新想法的作品，在日常生活中写出了惊心动魄和灵魂深处的人性撕裂。这再次启示我们，静水流深的日常生活也可以成为故事的矿藏，关键要看作者有无勘探与提炼的能力。（周 温 俞丽云）

追忆江南故乡人情风俗

域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杨葵、袁梅与朱学东都是江苏老乡，《故园归梦长》勾起了他们对家乡的怀念。他们认为，这部作品贴近生活真实，行文自然流畅，包含着作者丰富鲜活的个体生命经验，重构了几代人的记忆，凸显出深刻情感。真正的乡情是无法被格式化的，这是一本凝聚了乡情的书，里面的篇章像一坛老酒散发着芬芳的香气。朱学东表示，该书的写作是基于内心的爱和记忆，不需要刻意设定角色，所以自然而然。希望通过这部作品，为亲人们在记忆里构建出那些故土上曾真实存在的生活场景。（王 冕）

连线千年静与动 舞绘《千里江山图》

本报讯 11月26日，故宫博物院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景小勇出席并致辞。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跃工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副总经理刘鹏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副总经理高文、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等出席。

2020年是紫禁城建城600年暨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作为文化和旅游部直属的两家文化机构，故宫博物院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将探索“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合作模式，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光辉和表演艺术的创新活力。未来，双方将通过跨界融合、优势互补，在作品的创排、演出及文化推广方面拓展合作。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即将推出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图》》，是双方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的首个合作项目。该剧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以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青绿山水代表画作《千里江山图》为背景创作，旨在让文物“活起来”，弘扬工匠精神，致敬传统文化。作品以时间为轴，以“青绿”为视觉主色调，将遴选相关传统工艺技法，以蒙太奇手法为这些手工艺者描摹画像，使其与少年画家王希孟在时空交点上构成一幅色彩丰沛、情感浓烈的人文历史画卷。故宫博物院将为该剧提供学术支持。该剧预计于2021年8月在国家大剧院首演。（王 冕）

《中国跨年诗选(2019-2020)》首发

工作的回顾和总结，也将为后续发行和持续编选工作打下良好基础。薛方刚介绍了该书的面世过程和社会价值。李战刚表示，希望以此作为起点与北方文艺出版社开展更多更好的合作，共同推进诗歌和出版相结合，为新中国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在随后进行的跨年诗选论坛和诗歌朗诵环节，诗人们从年选面世的意义、内容结构、入选诗歌品质等方面展开交流，并朗诵了自己的人选诗作。（宋 闻）

豫剧《石壕吏》在京上演

本报讯 11月15日，中国戏曲学院2020年度研究生跨学部联合创作剧目——新编小剧场豫剧《石壕吏》在京首演。该剧取材于杜甫创作的经典同名诗歌，以真实丰满的笔触生动描绘了安史之乱后大唐山河破碎、村舍凋敝、人民生活颠沛流离的社会图景。

豫剧《石壕吏》着重展现了人在战争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和人性光辉，兼具悲凉底色和厚重感的主旋律贯穿全剧始终。舞台上，剧本空间和人物内心空间借助灯光加以划分和延展，舞美设计带给观众身临其境之感。与当代舞台表现效果相融合的化妆造型风格，服装设计简约而不简单的质朴美感，进一步凸显了剧情内涵。据悉，该剧将进一步打磨，力争早日与全国各地的观众见面。（戏 闻）

王精忠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武汉市作协原秘书长王精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11月21日在武汉逝世，享年87岁。

王精忠，笔名兰云，中共党员。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特级英雄黄继光》《万里国旗红》《上甘岭大战》等。